

樵

樵樵 / 著

古风大神 樵樵 继《蔓蔓青萝》后
又一部横跨历史长河的爱恨情仇

一场寸匹寸金的较量，一段家族兴衰的殊死博弈

休言女子非英雄，且看龙泉壁上吟
蜀中娘子初如劲草，谁言女子不如男

蜀锦家

· 浣花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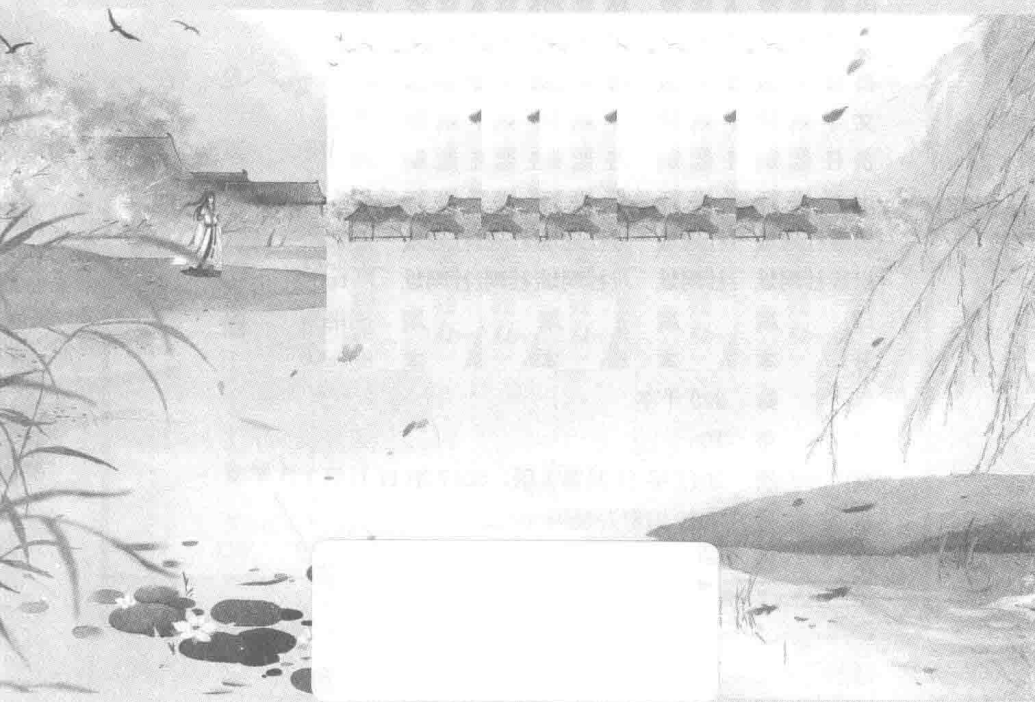
殊外借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蜀锦家

·浣花卷

桩桩 /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蜀锦人家. 浣花卷 / 桩桩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
文艺出版社, 2017. 11
ISBN 978-7-5594-0212-7

I. ①蜀… II. ①桩…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78551 号

| | |
|---------|---|
| 书 名 | 蜀锦人家. 浣花卷 |
| 作 者 | 桩 桩 |
| 出版 统 筹 | 黄小初 邹立勋 |
| 选题 策 划 | 吴小波 李 墨 |
| 责任编辑 | 胡小河 姚 丽 |
| 文字 编 辑 | 李 墨 |
| 责任 监 制 | 刘 巍 江伟明 |
| 出版 发 行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 出版社 地址 |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
| 出版社 网址 | http://www.jswenyi.com |
| 印 刷 |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
| 开 本 | 880mm×1230mm 1/32 |
| 字 数 | 320 千字 |
| 印 张 | 10 |
| 版 次 |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
| 标 准 书 号 | ISBN 978-7-5594-0212-7 |
| 定 价 | 32.80 元 |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魅丽文化

花火工作室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 | | | | | | | | | |
|------|------|-------|-------|------|------|------|------|------|-----|
| 第十章 | 第九章 | 第八章 | 第七章 | 第六章 | 第五章 | 第四章 | 第三章 | 第二章 | 第一章 |
| 戏假情真 | 白王是他 | 面具下的心 | 同病不相怜 | 朦胧情意 | 少年心事 | 南诏野心 | 杨家提亲 | 季家秘方 | 连环计 |
| 147 | 130 | 112 | 092 | 078 | 060 | 045 | 030 | 015 | 001 |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 | | |
|------|---------|-----|
| 第十一章 | 盯梢与吃醋 | 161 |
| 第十二章 | 悴亡 | 180 |
| 第十三章 | 自尽 | 196 |
| 第十四章 | 最后一根稻草 | 210 |
| 第十五章 | 板子打掉了亲情 | 227 |
| 第十六章 | 离别亦甜蜜 | 243 |
| 第十七章 | 杨家变故 | 262 |
| 第十八章 | 热孝成亲 | 281 |
| 第十九章 | 争吵 | 299 |

第一章 连环计

一片乌云在天明时涌来，雨哗地落了下来，气温骤降。

季家像风雨中飘摇的小船，全家上下笼罩在惶恐不安的气息中。二十几个染工，浣丝婢挤在一处。谁都看得出来，季家破了财。主家会因此卖了她们吗？未知的命运让她们心里忐忑不安极了。

季英英带着湘儿绫儿，披着油衣。和季嬷嬷一起将热腾腾的饭菜送了过来。

“娘子。太太的病可好些了？”胆大的紫儿小心地试探着。

季嬷嬷看出了她的心思，张嘴就想骂。季英英上前一步拦住了她。她扫视了一眼房里的仆妇婢女，淡淡说道：“太太无恙，一时气急攻心才会晕倒。我知道，你们担心染坊没了染料。主家的布料需要赔偿。染坊开不了工会倒闭，担心太太把你们卖了。”她提高了声量，“有哥哥和我在一天，染坊就绝不会垮。等雨停了，将染坊收拾干净。”

一众仆妇在她冷静的面容前低下了头：“是！”

出了后罩房，季英英抬头望向天空。灰白的天看不到丝毫阳光。不晓得天大亮后，赵家会不会拿着欠条前来索债。一夜未眠，她疲倦之极，却不敢回房歇息。季家，该如何应付赵家，渡过难关？

才到正院，吴嬷嬷匆匆走了过来。她向季英英招了招手。待走到

回廊上，她轻声禀道：“娘子，有位姓桑的郎君想要见你。大郎君正陪着。”

想起昨晚桑十四找来牛家的将军们把赵修缘及时叫走。季英英心里就充满了感激。她点了点头道：“嬷嬷，这些天让母亲好好静养。无论有什么事，哥哥忙不过来，就叫我来办。季贵叔已经去益州城了么？”

吴嬷嬷嫁了季富的兄弟，铺子的掌柜季贵。郎中开的方子里有人参，要到益州城的大药铺买。

“已经去了。到了益州城正好是开城门的时辰。万不能误了太太的药。娘子放心，我当家的定会将娘子的谢意带给高升客栈的那位恩人。”

季英英有点遗憾。如果不是家里事多，她还想亲自去谢谢他。

她吩咐湘儿留在正院帮忙，带着凌儿去了前院。

见到季英英，桑十四郎脸上露出了笑容：“季二娘，昨晚受惊了。”

季耀庭见两人的伴当婢女都在，当即站了起身：“妹妹，你与桑郎君叙话，我去铺子上盘盘货。”

等哥哥离开，季英英起身向桑十四郎欠身一福：“昨晚多亏你把赵修缘叫走。我不想母亲哥哥担忧，是以没对他们说起。”

桑十四昨晚折回，透过紧锁的房门看到遗留在地上的绳索，心里已猜到了几分。听到季英英这样讲，勃然变色道：“那个畜生，果然意图不轨！”见季英英难堪地低下头，他转了话题，“平安回家就好。我的伴当告诉我，当晚赵老太爷赵大老爷夫妇和赵二郎又去了一趟藤园。当心赵家不会善罢甘休。”

赵家。季英英眼中闪烁着仇恨。就为了自己的技艺，赵家暗中收集欠条，火烧染坊。她深吸口气道：“赵家已失了先机，他们还敢来家抓我不成？我家欠他家的钱，明年四月才到期。不过是把我家逼到绝境，好如他们的意罢了。我不信三四个月的时间，我家筹不齐钱。”

苍白疲倦的脸，眸子炯炯有神。散发出异样迷人的光彩。桑十四郎赞叹地看着她，心里有些明白杨静渊为什么看上她了。有些女子如蒲草般柔弱，有些女子如劲草般挺拔。他点了点头道：“赵家若敢强逼，

随时遣人来长史府寻我。七娘还在等我，我先告辞了。”

季英英谢过他。吩咐绫儿送了桑十四出去。她揉了揉眉心，强打着精神去了铺子。

同样一夜未眠，季耀庭眼里布满了红丝。铺子上的货物不多，兄妹俩盘点清账，算着能卖出多少银钱。

不知不觉，天色已经透亮。季英英轻声说道：“哥哥，紧着把这些货低价卖出去，筹得的银钱先进一批低价白布与染料。咱家要在短时间里多赚钱，染坊还得尽早开工才行。我晚上进染坊，不让人瞧见就是。另寻人赶紧往长安送信，催一催姨母。”

季耀庭点了点头：“今晨季贵叔进城的时候，我已修书一封，嘱他送驿站送往长安。但愿姨母能早点把银钱送来。”

小间门外突然传来人声：“季大郎！季大郎在吗？”

季耀庭起身掀了门帘，有点吃惊：“是木掌柜啊！”

季英英听说是木掌柜，一颗心猛地提到了嗓子眼，透过门帘缝隙望了出去。

木掌柜望着季耀庭叹气又叹气：“昨儿有从赵家吃喜宴的人说起，才知道季家染坊失了火。正巧今日我来三道堰送货。就来瞧瞧。”

季耀庭感激地拱手道：“多谢您关心。火势不大，只烧塌了一半库房。”

木掌柜顿时急了：“烧了库房，灭火时一浇水，岂不是将染料都……”

季英英听到这里，心里已明白了大半，挑开帘子走了出来：“木掌柜放心。咱家赊欠的货款，明年二月定准时还给您。”

“呵呵，瞧小娘子说的。”木掌柜脸上笑容不改，伸手拿出了契约一抖，“季大郎，这上面写得清清楚楚。赊欠的货款明年二月到期。聚彩阁如有急用，可以免利息提前收钱。我只是个掌柜。东家前天来店里盘账。问及这批鹦哥蓝。怪我赊给了你家。您体谅我也是个做人。最迟三天，得把货款收齐。不然，我不好向主家交代。”

季氏兄妹脸色刷得白了。季耀庭颤声说道：“木掌柜，您这是雪上加霜啊！”

季英英指着木掌柜冷笑道：“我明白了，聚彩阁和赵家是一伙的！滚！”

木掌柜也不分辩，将契约往怀里一揣，冷冷说道：“三天，季家若还不上银钱，老朽就不客气了！”

他拂袖而去。季耀庭一个不稳，跌坐在地上。

“都怪我！”季耀庭摇摇晃晃站起身，眼神迷茫没有了焦点，“是我贪心，才受了木掌柜蛊惑，除了那批鹦哥蓝。图那几成的利，结果全化成了水。呵呵，全化成了水！”

季英英吓了一跳，捉住季耀庭的胳膊使劲地摇晃：“哥，你别吓我。”

季耀庭猛然推开她，朝着后院跑去。

“大哥！”季英英叫了声，赶紧追了过去。

季耀庭跑进院子，双膝一软跪倒在地，朝着后院正房的方向重重磕下头去，哽咽道：“母亲！儿子保不住咱家染坊了！”

雨水顷刻间将他淋得透湿，季耀庭恍若不知，痛苦地将脸贴在冰冷的石板上。仿佛这样，才能让心里的憋屈与愤怒减轻一点。

季英英拿起油衣跑过去盖在了他身上，伸手去拉他：“哥，你起来。这样会生病的。你起来！”

季耀庭攀着妹妹的胳膊抬起头。昨晚酩酊大醉，好不容易醒了，又遇到染坊失火，母亲气病。此时被木掌柜一激，被冰凉的雨水一浇，脸色已变得青白。他红着一双眼睛，惨笑道：“英英哪，哥不争气哪。”

他的身体缓缓软倒在季英英身上。

“哥，哥！”季英英一颗心像要蹦了出来，拿油衣罩着季耀庭的，抱着他跪坐在院里。她望着天空。雨从铅灰色的天空砸下来，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捂住了季家的光明。

“这批货是特意留给你的。浣花染坊是老主顾，信得过。这样吧，你把染料都带走，多出来的算赊我的如何？”

“赵家担心季家还不起银钱，扣下季二娘为质。告到官府，季太太敢让官衙的师爷盘一盘浣花染坊的账吗？”

“你毫不在意，那样轻易地让杨静渊得到那张锦帕。让杨家知道

了临江仙的配色秘密。”

“我看到他手里的那张锦帕，就像有人捅了我一刀似的……”

“你太犟了，我只能自己想办法，把你留在我身边。”

各种声音纷至沓来。季英英痛苦地大叫了声，用双手捂住了耳朵。眼泪大滴大滴地涌了出来。是她的错。她识人不清，心心念念想着与赵修缘厮守终身。她绣出了那幅遇光变色的双面锦，为赵家想出斗锦的巧妙配色，夺得锦王。是她……给季家引了祸！

给姨母染绸赊欠的债，要还给赵家。

母亲病倒，下个月哥哥成亲。

染料没了。聚彩阁定下三天收回欠款。

客商的布料毁了，要重买布料染制。

一切的一切，都因为赵家觊觎自己的技艺。

季英英自责得无以复加。她看着自己的双手，是这双手惹的祸，她就用这双手把季家从泥沼中拔出来。

“娘子！赶紧扶大郎君回屋！”绫儿冒雨跑出来，叫醒了季英英。

季耀庭的伴当季小鹰也跑了过来，两人合力将季耀庭扶回了房间。

季英英跪坐在回廊上，听到自己机械地下着命令。小厮和婢女们在眼前穿梭，季嬷嬷扭着肥硕的身躯忙碌着。

“娘子，头发干了。您得回去换身衣裳才是。”绫儿放下干布巾，低声劝着她。

季嬷嬷也说道：“大郎君急怒攻心，又一夜未睡才晕倒。郎中说歇息着，吃两服药就会好了。娘子也一晚没睡，不如回去躺会儿。家里还有奴婢几个在呢。”

季英英转过头，看到她们眼里的惶恐和担忧。

一天之间，家里三个主子，两个卧床不起。自己再倒下，季家就真的撑不住了。季英英扶着绫儿的手起来，轻声说道：“嬷嬷，吩咐季叔和田叔关了铺子大门。我睡醒之前，家里不见客。有要紧的事，直接叫醒我。赵家若是来人纠缠……让他们告官！”

欠赵家的钱明年四五月才到期。赵家敢告官，幸而还有桑十四肯

帮忙。

“老奴直接把他们打出去！”季嬷嬷听得精神一振，迭声保证道，“娘子放心去睡。”

她要做的是迅速恢复体力。天知道，赵家还有什么后招来逼着季家。

这一觉，季英英睡到了黄昏。醒来后绫儿端来热腾腾的菜粥，她连吃了三碗。觉得自己像只小老虎似的。

“母亲怎样了？哥哥醒了吗？”外面的雨下得小了，风又寒了几分。季英英换了小袄，拢紧了披风。

绫儿赶紧说道：“湘儿过来了说太太情况不太好。药没有配齐。大郎君还好，喝过药又睡着了。”

季英英从她手里接过油纸伞道：“今晚起我就搬到正房去睡，你去收拾下。”

她走到正院，回廊下已点燃了灯笼。

吴嬷嬷迎了出来，低声说道：“大郎君的事瞒着太太的。我当家的回来说，没买到二十年以上的人参，只买了些参片。郎中说太太气虚，最好还是买支整参备着。当家的他有话想对小娘子说。”

季英英点了点头，进去看季氏。

季嬷嬷起身让她挨着床榻坐了。才一天，季氏的神色枯萎如草，一双眼睛失了神采。

“娘，你可好些了？”季英英堆了笑，乖巧地握住了季氏的手。

季氏抓紧了她的手，舍不得放开：“英英，是娘不好，将你扔在了赵家。”

“我这不是回来了？您好好养病。家里的事有我和哥哥呢。您放心，桑郎君说了，赵家敢告官，他一定帮咱们。”

“那就好。”季氏心头一宽，眼皮又快合上了。

季英英没有打扰她，看着母亲睡熟，这才起身去了前院书房。

书房是季耀庭处理染坊和铺子事务的地方。季英英没等多久，季贵就来了。

“娘子，本来午后小人回来就想寻你。可季嬷嬷非拦着说您才歇下。

就耽搁到了现在。”季贵叹了口气。

药方上开了二十年的参。上了年份的参不好找。他跑遍了城中几个大药铺都没买到。其中一家正巧离高升客栈近，他顺道就将季家备好的礼物给晟郎君送去。

“小人进去的时候，晟郎君正在整理行装。晟郎君倒是客气，还赏了小人一锭小元宝。说举手之劳，请娘子不必挂在心上。桌上搁着只打开的锦盒。小人无意中瞅了眼，有婴儿儿臂粗细，看年份至少是五十年以上的好参。小人不方便开口讨买。只得买了些参片回来。可郎中却道最好是备着整参，怕太太有急用。”

季英英噌地站了起来：“季贵叔，母亲的病要紧。你将柜上所有现银都准备好。明儿一早，我就进城去求他卖给我。”

一个留着两撇小胡须的瘦个儿中年男子应的门。

季英英带着绺儿进去的时候，晟郎君正跪在案几前拨算盘。木珠碰撞发出清脆的声响，随着他手指的拨动，极有韵律。

他略停了停，头也没抬地说道：“靳师爷，上茶。”

靳师爷请了季英英在下首圈椅坐了，亲自端了茶来。

季英英端庄地坐着，难以克制心里的好奇，眼神悄悄瞟了过去。在赵家见到晟郎君，她便认定了他是游侠儿。他自己也说过那天去赵家，是想趁大喜之日宾客众多，浑水摸鱼。今天，她却觉得自己想错了。

他穿了件黑色的宽袍深衣。衣襟和袖口都绣着精致地万字不断头纹饰。庄重大气。黑色的衣料随着他的动作摆动，表面像珠光流泄。只有锦，才有这种质感与光泽。她还没听说过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游侠儿穿价值不菲的锦衣。还有垂手站立在他身后的靳师爷。哪个游侠儿还用师爷？可他不是游侠儿，为何要穿着夜行衣潜入赵家？

想到那株百年参，季英英突然不确定自己是否能求得他低价割让。

修长的手指噼里啪啦拨完，晟郎君将账本一合，朝靳师爷点了点头。靳师爷飞快地将账本收齐打成一个包袱，行礼告退。

他抬脸看上季英英，深邃的眼神里噙满了笑意：“昨天府上的管事已带来礼物道过谢了。”

为了母亲的病，季英英将所有的疑惑压在了心底。她跪坐在案几后，俯身行礼：“再次谢过晟郎君相救之恩。我来，除了相谢，还有一事相求。”

晟郎君的神色有些不愉：“季二娘，那晚带你离开赵家，你就当我是突发善心。我没有索取报酬，并不等于你可以得寸进尺。求我做每一件事，都是要付报酬的。这是我的规矩。”

季英英的脸被他说得发烫。她鼓足勇气道：“我明白。我来，是因家母病重。益州城买不到药方里的足年份人参。听说晟郎君正巧有。是以想请问郎君，多少价肯割爱相让。”

“参？”晟郎君明知故问，微微一笑道，“我手中的确有支百年成形人参。打算献给节度使。不过，换件礼物也未尝不可。关键是你能出什么价？”

“六百贯。”

这是季家账上最大限度能拿出来的钱。只要能治好母亲。抵了染坊宅子与铺子里的存货，季家总有东山再起的时候。季英英相信凭自己的手艺，两三个月内一定能凑齐还聚彩阁的货钱。

晟郎君失笑地摇了摇头：“季二娘，仁和堂离此不远，信誉极好。你要不要先去打听打听？”

她知道，百年参可遇不可求，拿三五千贯买也值得。她讷讷说道：“我只有这么多钱。母亲……治病要紧。”

一个萍水相逢的陌生人，凭什么要将送给节度使的礼物折了低价卖给自己？她心知这是奢望。心里仍盼着他像在赵家一样，再一次不计酬劳地帮自己一回。

晟郎君没有说话，手指轻叩着案几。

无声的叩动，像击打着她的心脏。他在思考，他没有直接拒绝。季英英感觉到了希望。

考虑了一会儿，他终于开口说道：“我是生意人。什么生意都做。但从不做亏本的买卖。我知道那晚浣花染坊失了火，你母亲因此气病

了。季家损失惨重，六百贯银钱已经是笔大数目。看在救人要紧的份上，我可以赊给你。但你得拿东西作保才行。毕竟这是百年的参。”

听到一个赊字，季英英像被蛇咬了一口似的。赵家收罗的欠条是赊的素绸。聚彩阁索要的银钱是赊欠的染料。如今晟郎君说，可以赊给自己一支百年人参。难道他也是冲着季家的秘方而来？她警惕地摇头：“不，我不能再赊了。”

晟郎君一脸不在意：“我不可能把百年参切成几段卖与你。你既无银钱，又无物可抵押作保。更不想赊欠于我。季二娘，究竟想怎样？”

是啊，她难不成还能勉强人家白送给自己不成？母亲气得呕血，病情拖不得。季英英一咬牙，颤声说道：“晟郎君想必也知道，我家染坊失了火，库里的货毁于一旦。如今能抵押作保的只有一座空染坊与家里的二进宅院一间当街铺面。您想要哪一个？”

晟郎君看了眼绫儿，没有说话。

季英英懂了，吩咐道：“你去门外等候。”

等到绫儿出去，阿晟起身离座，走到了季英英面前。他弯下腰，手撑在案几上，靠近了她：“那些我都不要。”

俯视的感觉带来山一样的压力。黑色的宽袖洒开，像一团黑云将她笼罩在其中。季英英紧张地往后仰了仰：“季家只有这些……”

“还有你。”

季英英像被雷劈过的木头，呆愣愣地没有了反应。

他的眼瞳像他身上的黑色锦衣，漆黑的双瞳闪烁着珍珠般的光芒。他离得这样近，近到额头都快抵住她的。

季英英紧张地快要喘不过气来：“我？”

晟郎君站直了身，唇边绽开浅浅的笑容：“我要季家的染坊宅院铺子做什么？不过是赊给你一支参，求个担保罢了。怎么，你没有信心还我钱？”

季英英眼睛亮了。她怎么会把他和赵修缘木掌柜相提并论。只要不是冲着季家秘方而来，只要说个期限，她就一定还得起。

“一年，连本带息两千贯。还不上，我就只能登门讨人了。”晟

郎君揶揄地说道。

一年！季英英暗暗攥紧了拳头。她突然想起聚彩阁的赊欠条件，赶紧说道：“一年便是一年，没到期前，不能提前向我家讨债。”

“依你。”

仔细看过契约，季英英提笔签字，印了手印，拿着百年参拜谢离开。

靳师爷从隔壁房间过来，看清了契约内容，不觉诧异：“主子讨的不是季家秘方？”

晟郎君淡淡说道：“能助赵家夺回失了二十多年的锦王，季二娘的价值不比季家秘方低。长安义川男爵府的人动身了？”

靳师爷恭声答道：“镖局来信，已经过了剑门关，明后两天就到益州府。”

染坊的一把火将季氏心里那根苦苦支撑了几十年的支柱烧塌了。守寡不易，支撑门庭不易，养大儿女更不易。最难的是一直隐藏在血脉深处的骄傲，被血淋淋的现实击得粉碎。

这世上最容易被饿死的是读书人。所谓君子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季氏没办法向赵家折弯自己的脊梁。

那把火像烧在她心里。让她害怕面对女儿留在赵家的后果。她不知道昏睡了多久。分不清是现实还是梦境。

她隐约看到女儿站在面前，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她欢喜得安心睡了。可是她在沉沉的梦里又看到了赵申氏带着一群仆妇拦在了自己和女儿面前，生生将女儿拉扯远了。那种撕肝裂肺的痛楚让季氏朝女儿伸出了手，想把她从仆妇手中扯过来。

“娘，我在呢。我好好的。”季英英握住了母亲乱舞的手，把脸贴了上去，“娘，你赶紧好起来吧。”

季氏迷迷糊糊地听到了。她害怕自己听错了，用尽了力气，撑开了沉重的眼皮。

房里没有点灯。黯淡的光从白麻纸糊的窗户透进来。她看到了熟悉的青纱帐子。那帘钩上镶着一只蝴蝶。用的时日长了，蝴蝶翅膀上

的彩漆斑驳脱落。这是她的房间，她的床榻。季氏缓缓移动着目光，看到一张娇嫩美丽的脸。

是她的英英。不，她还在做梦。赵家狼心狗肺，连放火烧毁库房的事都干得出来，怎么可能放她的英英回家呢？

“李嬷嬷。长安来信了吗？”季氏闭上了眼睛，把力气用在了说话上。

她的声音很小，惊得季英英和李嬷嬷差点跳了起来。

“娘，你醒了？！嬷嬷，母亲醒了！”季英英高兴地直抹眼泪。

一勺参汤喂进了季氏嘴里。甘苦，回甜。人参的香气在她唇齿间久久不散。隔了片刻，季氏的精神渐渐好了起来，眼皮也不再沉重。她再一次睁开了眼睛。

“娘。郎中说只要你醒了。静养着，身体就会好啦。”

季英英笑靥如花，腮边还挂着晶莹的泪。

季氏痴痴地看着她，慢慢抬起了手。娇嫩如婴儿的肌肤，暖暖的触觉。她的眼泪忍不住涌了出来：“英英，真的是你？！”

“娘！让你担心了。”季英英把脸埋在了母亲手里。她心里感激着晟郎君，如果不是他的百年人参，母亲也许还醒不过来。

季氏的真实感更加强烈，她用力拍打着季英英的背，哭道：“你要有个三长两短，娘没脸去见你爹！”

母女抱头痛哭一场后，季氏的郁结渐渐散去，身体轻快了许多。

待她再饮了药睡着，季英英与众嬷嬷总算同时松了口气。

出了房门，季英英看到哥哥走进了院子，赶紧迎了上去，扶着季耀庭在厅中坐了。

“母亲才睡了。郎中说，只要醒转，静养着就会好起来。天冷了，哥哥应该多歇两日。家里的事有我呢。”季英英净手煎了茶，冲出一个隐约的好字茶花，将茶盏递到了兄长手中。

季耀庭到底年轻，饮了一服药，饱饱睡了一天一夜，热度就退了下去。

他望着妹妹明媚的脸，心里愧疚不已：“都是哥哥不好，累着你了。”